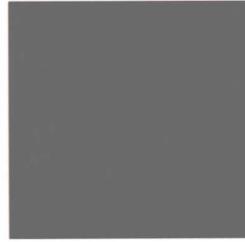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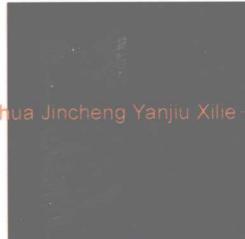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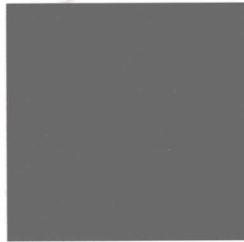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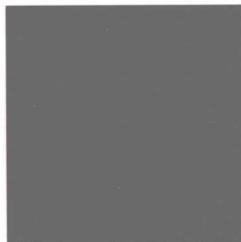


全球化进程研究系列



Quanqiuhua Jincheng Yanjiu Xilie



# 全球化与亚太地区社会

何顺果/主编

Quanqiuhua yu Yataidiqu Shehui

□古代世界有过“全球化”吗? □全球化的本质应如何界定,其运行又有何特点? □“文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本土化、区域化与全球化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全球化究竟对这些西方国家本身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西方语境和流派中的“全球化”能算是“真正的全球化”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亚太地区社会/何顺果主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3  
(全球化进程研究系列)  
ISBN 978-7-210-03949-5

I.全… II.何… III.国际化—影响—社会发展—研究—亚太地区 IV.D73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6885 号

**全球化与亚太地区社会**

何顺果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1/16 印张:18.75 字数:350千

ISBN 978-7-210-03949-5 定价:38.00 元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课题来源、旨趣与运作

2003 年,北京大学“十五”“211 工程”正式启动,由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部分教授申请的《全球化进程研究》课题,经反复论证终获批准并被纳入该工程计划。

以我们的考虑,这是一个旨在追踪国际学术前沿又能扩展世界史专业研究领域,既有重要理论和学术价值又有一定现实借鉴意义,以历史学为主又带有跨学科性质的课题,并期待它的运作及成果能对世界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改造有所助益。

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自有其不可抹杀的成就,但几十年来其内容和结构变化不大,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它面对的挑战和冲击来自各个方面,除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研究热潮而外,近期挑战和冲击最大者非全球化莫属,因全球化所引发的思考实在是太多了。对全球化起源的探讨,必然地要涉及现代史与前现代乃至整个古代史的关系,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古代世界有过“全球化”吗?如果说“真正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产生后才有的,那么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的本质应如何界定,其运行又有何特点?在国际学术界,一提到全球化主要就是指“经济全球化”,那么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特别是“文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当今世界发生的每一个外交事件中,各国传媒特别是西方媒体动辄以“国际社会”如何云云,这个“国际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它与全球化又有何关系?现在,世

界各地争相设置“自由贸易区”，区域化、本土化正取代“边缘化”成为各国人民关注的焦点，那么本土化、区域化与全球化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推动下“高歌猛进”，但这些全球化的推动者很快就发现自己在制造和消费等许多领域对海外市场发生严重依赖，那么全球化究竟对这些西方国家本身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虽然西方国家对“全球化”赞许有加，但世界并不太平，而“反全球化”运动更是此起彼伏，西方语境和流派中的“全球化”概念，究竟存在什么样的毛病和缺陷，这样的全球化能算是“真正的全球化”吗？如此等等，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没有哪一个离得了对世界史的研究和了解，也没有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不对世界史的解释发生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全球化进程研究将拓展世界史专业研究的领域，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世界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改造，看来这绝不是毫无根据的。

本课题由何顺果教授作总体设计，除了《全球化的历史考察》比较综合而外，还包括了《殖民化与全球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全球化与地方社会》《全球化与国际社会》《全球化浪潮中的东北亚区域化进程研究》《全球化的文化解读》等专题，外加一个当时正在做的博士学位选题：《美国非工业化研究——兼论全球化对美国社会经济本身的影响》。设计者希望，这些选题均能围绕全球化进程展开，因而都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进行探讨和研究，并对上面提出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深度作出各自的回答和诠释，但每个子课题从内容到写作都应当有各自的独立个性，并由教授们对自己所做的专题负责，以便发挥参与者的积极性和特长。

按“211 工程”指导原则，所有子课题虽然均由在任教授担纲，但为了扶持和培养新生力量，也吸收了部分当时在校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由于工程浩大，教授们的任务和教学又很繁重，各子项目的进度显然不能强求一律，故只能成熟一个出版一个，估计整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可望在几年内出齐。教授们都已尽其所能，但我们深知我们的努力离要求还相去甚远，丛书存在的问题肯定不少，盼读者不吝赐教。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恩师何顺果先生。《全球化进程研究》课题主持人  
何顺果 2007 年 12 月

序言 ······ 1  
第一章 全球化的解说与真实的历史进程 ······ 3  
第二章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否可能 ······ 26  
第三章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分析 ······ 40  
第四章 “自由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 ······ 55  
第五章 地图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 78  
第六章 文化与全球化 ······ 88  
第七章 可持续城市化战略中的人口迁移与就业问题 ······ 99  
第八章 重新认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 141  
第九章 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 ······ 164

## 目 录

课题来源、旨趣与运作 ..... 1

### 第一部分

#### 重新解读全球化

第一章 全球化的解说与真实的历史进程 ..... 3  
第二章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否可能 ..... 26  
第三章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分析 ..... 40  
第四章 “自由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 ..... 55  
第五章 地图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 78  
第六章 文化与全球化 ..... 88

### 第二部分

#### 全球化语境下的亚洲—太平洋世界

第七章 可持续城市化战略中的人口迁移与就业问题 ..... 99  
第八章 重新认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 141  
第九章 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 ..... 164

第十章	从东南亚华人移民解读“跨国化”的含义 .....	173
第十一章	菲律宾本土森林知识的断裂与延续 .....	187
第十二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印度新现代化模式 .....	203
第十三章	印度的城市化与社会变迁 .....	221
第十四章	传教会:一种连接世界的方式 .....	245
第十五章	拉美天主教会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反应 .....	260
第十六章	经济全球化和智利外交政策中技术专家力量的增强 .....	277
后记	.....	294

# 第一部分 重新解读全球化



# 第一章 | 全球化的解说与真实历史进程

## 全球化的解说与真实历史进程

全球化是近一二百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既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从历史学的角度讲，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即从 15 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第三次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等，都是这个阶段的典型事件。从政治学的角度讲，全球化是当代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的影响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等等。

在纷繁的历史与现实当中，诸如跨国公司与 WTO，卫星通讯系统与互联网，温室效应与“京都议定书”，金融危机与难民潮，核泄露、核废料转移与绿色和平组织的抗议活动，针锋相对的“达沃斯”与“阿雷格里”，从西雅图到罗马的大规模抗议示威，甚至恐怖袭击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禽流感与 SARS，以及更多的英文缩略语如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MAI(多边投资协定)等等，几乎无一不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无所不在的话语，数不清的各种系列丛书、论坛和研讨会的第一主题，也是最惹争议的话题。歧义百出的解说纷至沓来。细心的研究者指出了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极端全球主义、怀疑论和变革论等不同流派，辨析了全球化与国际化、相互依赖、整合、普世主义、趋同等概念之间的差别。但也有许多著述在论及“全球化”时用语含混，甚至把它(以及与它有关的“现代化”)当做可以随意粘贴的标签，以至于保罗·克鲁格曼等人不客气地称之为“globaloney(全球胡话)”。<sup>①</sup> 例如说 21 世纪的竞争将不会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国之内所剩下的只不过是组成那个国家的人”<sup>②</sup>之类，大概

<sup>①</sup> 参见彼德·A·考克莱尼斯：“来自过去的教训？——历史语境下的农业全球化”，《现代化研究》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4。

<sup>②</sup> 参见杨伯溆：《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人民出版社，2002，第 2 页。

就属于这种“全球胡话”。面对喧闹得让一些知识精英忘乎所以的全球化声浪，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唤起人们对真实世界既有经验的记忆。

王思睿先生认为“全球化”应当与“现代化”同义，所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个特定时段：“现代化是从人类诸文明阶段向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或全球文明阶段过渡的时期。现代化的过程即世界化、全球化的过程。”王文以“人类文明主流”为利器，回答了如何建构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什么是“理想的世界秩序”（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还是世界联盟或世界政府）、如何开放有序的世界人口流动等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问题。<sup>①</sup>王文提出要“以动态的全球化进程取代静态的现代化指标体系”，然而现代化从来不是一些静态的指标体系所能涵盖的。现实中一国的现代化虽然以工业化带动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城市化水平等等为指标（这也是追赶型现代化计划发展的产物），其首要目标却是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一般是多民族国家）的建设（无论通过革命还是改革）。既有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大体可以用两种索取或征服来概括：其一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或征服，其程度可以用一些指标体系（如生产力）来显示；其二是城市对农村、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强国对弱国的索取或征服，迫使后者从属于前者。现代化的世界进程所造成的现代国际体系和国家关系，激烈国际生存竞争甚至生死搏斗，一些国家兴起而另一些国家衰败，曾经演出并且仍在上演着无数令人回肠荡气、大喜大悲的活剧。这些都是难以用指标或数字确定的动态的历史进程。王文还提出：“在业已形成的人类文明主流的核心原则与制度上，必须逐步实现一体化。……以国际法取代国家法，以全球共同体主权取代国家主权。”这“两个取代”其实是难以并列的。从现代主权国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和国际法的创立者格劳秀斯开始，国际法就被规定为防止和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纷争的一整套规则。无国家不成其为国际，而有国家则必有国家法（宪法及相关法）。“全球化”的本义和基本特征是“超越国界”，亦即侵蚀直至消除现代化的基本载体——国家，以及国家赖以存在的领土原则、主权原则、合法性原则，侵蚀直至最后消除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

<sup>①</sup> 王思睿：“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

这是“全球化”对“现代化”的否定，也说明二者不仅是时段上的差别。建立“多元一体的全球文明”、“开放有秩序的世界人口流动”早已为世人所憧憬。这样的全球化用一句中国老话说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然而直到今天，这些都还只是“理想的世界秩序”，而不是作为历史和现实进程的全球化。现实当中国家主权和国家结构的削弱，甚至导致达伦多夫所称的“强大的反向发展趋势”：“有人坚决地转向追求比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民族国家更加狭小的空间。它的主角不是加拿大，而是魁北克；不是英国，而是苏格兰；不是意大利，而是帕达尼。”<sup>①</sup>更不要说前苏联、前南联盟和非洲多个国家或地区族群冲突和分离战争带来的惨剧。

曹天予先生则把全球化看做是现实中资本主义扩张的新形式。他强调：资本主义的本性是扩张，先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扩张，把一切非资本主义的部分都吃掉；然后向外扩张，先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在又有全球化。“什么是全球化？……究其社会经济内容，20 世纪 90 年代才出现的以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迅速而自由的流动为其主要特征的全球化，不外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或更确切地说，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正如一切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进步一样，全球化的直接后果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控制的加强，全球的两极分化与不公迅速发展，发展主义和大众消费文化对生态与人性的严重损害。特别是，跨国资本对落后地区要求良好投资环境的压力将严重阻碍其劳工福利、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曹文尖锐地批评“中国的自由派反对提中国道路，认为它只能为政治专制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张目，不利于汇入人类文明主流”，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只有站在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才有可能利用全球化实现现代化。”<sup>②</sup>曹文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革命性和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述为基础立论，立场可谓鲜明，但也有一些尚未解说清楚的地方：既然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继续，为什么不联合一切被剥削被控制者予以反对？面对“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某一个或几个发展中国家能否成功地“各人自扫门前雪”？如果不许它在一些地方造成诸如加强剥削、损害生态和人性、阻碍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等后果，同时却默许它在另一些地方继续制造这样的后果，如果民

<sup>①</sup> 乌尔里希·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 212 页。

<sup>②</sup> 曹天予主编：《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 2—3 页。

族主义没有在普遍意义上的正当性(合法性),那又如何解释某一个或一些群体“站在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正当性?一句话,如何利用将会造成上述直接后果的全球化来实现发展中的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也听到了许多来自西方的不同声音。在已经写了三卷本巨著《现代世界体系》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笔下,全球化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周期性扩张实是同义语。约瑟夫·奈主编的《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一书里则使用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全球化”、“1820—1914年间的全球化”等概念,并这样写道:<sup>①</sup>

19世纪的全球化至少与今天的全球化一样令人钦佩。运输、通讯方面最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在1900年以前已经出现了——如铁路、汽轮、电报和冰箱等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技术进步。整个19世纪,运费一直在大幅度下降。“英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时期(尤指19世纪)”政治环境稳定,同时由于实行金本位制,货币环境也十分稳定。……这里不免要引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名论述:“这是人类进步中多么不同寻常的一幕呀……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啜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产品……同时他还可以以同样的手段投资世界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

来自美国农业大州北卡罗莱纳的考克莱尼斯教授也认为:全球化迄今也还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不均衡的、并非不可逆的、有多种可能的、非线性的进程。农业的全球化几乎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关键时期是从1789年到1914年的“漫长的19世纪”。当时,一系列技术创新伴以人的价值的相当程度的商业化,使得全世界的农业联系更紧密,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②</sup>。另据统计,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净资本流量(总输出减去总流入)即使到当代也没有被突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已经有155个国家参与国

<sup>①</sup> 约瑟夫·奈 约翰·唐纳胡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41—42页;各时段的“全球化”见第60页注3、注6等处。

<sup>②</sup> 彼得·A·考克莱尼斯:前引文。马克思恩格斯语见《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

际贸易,世界出口的价值占世界收入的 16%~17%;此外,19 世纪末列强在世界各地普遍建立军事基地,强权进入全球性争夺。<sup>①</sup>

鉴于上述事实,乔姆斯基的以下总结应当被认为是有道理的:“从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措施来看,现在的经济并不比本世纪(按指 20 世纪)初多么‘全球化’。”<sup>②</sup>这些史实和关于它们的论述,或许还都可以用来佐证全球化与现代化同步甚至本来就是同一过程。但是不要忘记,这种在大英帝国一国霸权支配下的全球化、现代化,在 19—20 世纪之交就已经遭遇强有力挑战。美国学者司马万以实例说明了当时自由贸易对德国农业造成的严重威胁,以及威胁如何助长了容克地主的政治影响。<sup>③</sup>德国、日本、美国等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英国发起的各种形式的挑战,结果不仅使英国人从对其“世界工厂”的辉煌业绩和维多利亚盛世的陶醉中惊醒,不仅是英国霸权的衰落和这一轮规模空前的经济全球化的终止,而且是规模同样空前的世界范围的“30 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地球上几乎所有民族、所有国家都身陷其中的一次空前的人类大灾难。

## 二

如果只是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造成的全球紧密联系,如果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只为仅占全人类少数的“伦敦的居民”们所享用,这样的“全球化”自然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就已有之。但这里还是有一个逃不开的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国家关系问题。让我们先来回顾“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一段历史。

16 世纪大西洋贸易随美洲航道的开辟而兴旺,很快取代地中海而居于日益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地位。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西班牙的海上霸权丧失以后,荷兰人主要依靠发达的大宗海上贸易、金

① 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 132—135 页,第 218—219 页,第 267—275 页等处。

②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 24 页。

③ 司马万(Mark Spaulding):“1890—1934 年间德国农业对世界市场的拒斥”,《现代化研究》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更为详细的分析参见 Mark Spaulding, Osthandel und Ostpolitik. German Foreign Trade Policies in Eastern Europe, 1890—1960, Providence, RI, 1997.

融业和部分的工业化，在西北欧世界捷足先登，率先崛起。17世纪（严格地说是1580—1670年间）被称为荷兰的“黄金时代”，其间荷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当时就被称为“在后人看来也可能是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1650年比之1510年，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接近翻一番；工业中物资资本和能源有可观的增加；17世纪头40年里，荷兰人和涌入荷兰的移民的各种发明创造，形成一次规模宏大的“创新爆炸”；17世纪后期荷兰的国民收入比英伦三岛之和还高出30%~40%；1700年比之1500年，荷兰的船舶吨位增加了10倍，1700年的荷兰商船队超过50万吨，为同期英国商船队吨位的3倍，西班牙、英国、法国甚至意大利也要部分依靠荷兰造船厂提供船舶。造船业是这个时期荷兰的主要工业部门，但荷兰也不乏其他领先于当时的工业部门，诸如居于欧洲首位的亚麻纺织，造船业带动的帆布与绳索的制造、船锚浇铸、木材贸易等分支部门，酿酒、制糖、制盐、榨油、殖民地产品的加工，以及陶瓷、印刷、精密仪器制造、钻石切割与琢磨等需要专门技术的新兴工业和对能源——蕴藏丰富的泥炭的开采利用。

以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创立为标志，这个时期的荷兰还第一个进行了“金融革命”。各种银盾、金盾和外国货币的自由流通，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长期信贷供应者，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金融革命”领先于英国的同类变革（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随英—荷金融联系紧密而出现）几十年，更领先于美国200年（19世纪南北战争期间出现）。正因为有如此辉煌的成就，1650年的阿姆斯特丹被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称为“世界的中心”。<sup>①</sup> 17世纪荷兰的发展则被认为造就了“第一个现代经济体（The First Modern Economy）”。<sup>②</sup>

荷兰的崛起与荷兰的独立和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紧紧相伴。“尼德兰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荷兰是“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sup>③</sup> 跟其他国家一样，荷兰崛起的历史也是构建荷兰民族国家（nation – building）的历史。荷兰率先跨入近代世界始于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尼德兰革命”。荷兰经济持续发展的“黄金时代”，很长时段由一场断断续续的“80年战争”（1568—1648）相伴随。1579年信奉新教的北部大

① F. Braudel: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Life and Capitalism*, 1977, p. 91.

② Jan de Vries & Ad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 – 18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

部分地区和城市建立乌特列支同盟，1588年北部七省实行“联省共和”，是为日后荷兰国家之雏形。尼德兰革命和联省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第一个现代经济体”兴盛的基础，被称为“欧洲世界经济体发展的转折点”。<sup>①</sup>与“联省”同时代的国际法奠基人格劳秀斯（1583—1645）在他的《编年与历史》中详细记载了其过程。

围绕17世纪荷兰经济是否可以称为“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荷兰民族国家建立与否或建立程度的认识上。发展的活力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当时荷兰政治经济制度的分权性质，被认为是这一段历史的核心问题。独立运动中建立的联省共和国不是一个集权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关注公民利益的反专制主义的政体”。正是这样一种既有分权又有集中的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对17世纪荷兰的崛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有人评价荷兰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比欧洲任何君主制度都能取得更高程度的经济一体化。荷兰资产阶级将改革恰好进行到促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程度，而且避免了过分中央集权化”。<sup>②</sup>赞成“第一个现代经济体”之说者还可以提出很多理由，包括新教对统一尼德兰北部的作用，因为“宗教是16世纪民族主义的代名词”。<sup>③</sup>持不同意见者以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为代表。她的《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一书，第二章以“17世纪的伟大例外”为标题，专门讨论17世纪荷兰“与欧洲的崛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开端不谋而合”的“第一个经济奇迹”。但她坚决反对将联省共和国称为“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理由是：17世纪以后荷兰经济发展没有能够持续下来，根源之一就是联省共和时期的荷兰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国家，不具备整体竞争性，因而缺乏必要的支持现代经济持久发展的动力。<sup>④</sup>

尼德兰革命成功，对当时欧洲和海上世界的霸主——兼有西班牙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王（皇）位、其领地囊括了除法国与意大利部分地区和俄罗斯欧洲部分以外的整个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损失。由于荷兰是个商业王国，对外贸易尤其是殖民地贸易极为发达，这就

① I.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225页。

② 参见I.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242页。

③ I.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240页。

④ 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第115—129页。

决定了独立的荷兰必将与哈布斯堡帝国发生商业竞争。荷兰夺取了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当西班牙与丹麦密谋要封闭松德海峡时,荷兰海军派出 50 艘军舰为荷兰商船护航。荷兰还用其强大的海上力量在美洲、西非劫掠西班牙、葡萄牙(1580 年以后西葡联合)的商船,驱赶其商人,仅据 1602—1615 年的统计,10 多年里荷兰人掳获西、葡船只就达 545 艘。在“30 年战争(1618—1648)”期间,荷兰海军多次击败西班牙舰队,确立了荷兰在英国之前的海上第一强国地位。1621 年新建的荷兰西印度公司更是大打出手,派出成百上千的武装商人,协同荷兰舰队骚扰西班牙海军,抓获西班牙的商船,侵吞其巴西殖民地。荷兰把战争与商业竞争合一,不断扩大海外权益,很快成为世界贸易的霸主,至少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建立了“荷兰统治下的和平(Pax Netherlandica)”。<sup>①</sup>

西方学界曾经有关于祛除“国家”范畴的讨论,但随即听到了“招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呼声。沃勒斯坦和吉登斯在现代世界体系与民族国家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前者强调世界性的阶级结构和等级劳动分工,强调体系与反体系运动;认为民族国家虽然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但它只是世界体系的诸多结构之一,是全球性单一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那些“正在现代化的国家”系由全球经济关系所塑造。后者强调世界体系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强调各民族国家“内部”关系的独特形态,批评沃氏没有解释现代国家如何形成。<sup>②</sup>这个争论富有启发性,但在本文的论域内似可存而不论。本文作者只想以史实说明:在众多民族国家先后形成并随即进入国际政治经济竞争、而世界秩序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时代大背景下,贸易战、关税战、海外殖民利益的冲突最终只能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霸权的争夺和战争,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全球化是不可想象的。1609 年的停战协定,使荷兰获得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经过 30 年左右比较顺利的发展,荷兰经济出现“奇迹”。但率先革命和崛起的荷兰马上面临继起革命和崛起的英国的挑战。1651 年,英国议会颁布了旨在对付荷兰中介贸易的“航海条例”,随即爆发英—荷战争,而且接连打了三次(1652—1653, 1665—1667, 1672—1674)。1672 年英法联合入侵荷兰,

<sup>①</sup>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 56 页。

<sup>②</sup>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 200—210 页;伊·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卷 1,第 23—24 页。